

piece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次愉之河

[英] 莎丝琪·荷波 著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翁燕然 译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
第12卷

欢愉之河

[英]莎丝琪·荷波著 翁燕然译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前言

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它们的命运归宿却各有不同。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无论多伟大的经典性名作或世界性的文学大师都有过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不论将来或过去，绝对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世界文学之林却有这一另类作品，一经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毁誉不绝，甚至于对簿公堂，至今也难以定论。对于此另类文学作品，社会各界和评论家们往往毁誉参半，称誉者赞之为惊世之作、细品详评、如珍似宝；诋毁者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不及、口诛笔伐，引起政府的关注并下令查禁和销毁以平息双方争议。但是不管怎样，此另类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克服千辛万难欲求一睹为快。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此类作品实行禁行，一般读者只能通过介绍性的文字了解一二，至于作品全貌，甚难一见。为了却广大读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特邀世界另类文学研究会理事长J.托里森为顾问、组织国内研究另类文学的专家学者，将数载光阴浓缩于《世界另类文学经典》一书，其筚路蓝缕

之功只求满足读者需要, 淘尽世界文学中的另类, 另类中的精华。

但世界文学源远流长、争奇斗艳, 难免疏漏一二, 敬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2001年1月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用户指南

一、系统软硬件要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采用数据库技术进行全文检索, 利用树形结构可方便按书名分目进行查询、打印、复制等多种功能, 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面对流行平台设备而设计, 用户只须预装中文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即可使用本系统。

1、硬件要求:

CPU: INTEL80486DX100 以上(推荐使用 PC 586)

内存: 8M

硬盘: 40M 以上空间

配备: 光盘驱动器

2、软件要求:

安装中文版 WINDOWS95/98 或以上版本。

二、系统安装和启动

(一) 安装:

- 1、放入光盘,
- 2、运行光盘目录下的 SETUP.EXE,根据安装向导提示完成安装,
- 3、重新启动电脑。

(二) 使用:

- 1、放入光盘,
- 2、点按[开始]->[程序]->[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即可进入系统界面。

三、系统操作说明

- 1、启动系统后进入主画面:按[继续]按钮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
- 2、当进入全屏树形浏览状态后,系统左窗以目录形式显示全书的分目录;双击分目录时,系统右窗口则显示其内容,用户可以打印或复制。
- 3、当目录树节点名称前有“+”标记时,可双击节点名,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子层结构;当出现“-”标记时,双击节点则成收缩状显示。

四、《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共收录以下二十二部名著:

- (1) 情之罪 萨德(法)/译者:袁再民
- (2) 爱之诡计 萨德(法)/译者:丁文召
- (3) 朱斯蒂娜 萨德(法)/译者:卢炳庆
- (4) 人兽 左拉(法)/译者:应国庆
- (5) 肉体的恶魔 左拉(法)/译者:卢火生

- (6) 红杏出墙 左拉(法)/译者:林德煌
- (7) 蛮荒之吻 克利奥(法)/译者:张文成
- (8) 淑女劫 莎丝琪·荷波(法)/译者:杜春媚
- (9) 神女 比尔·路易斯(法)/译者:翁燕然
- (10) 亚玛 库普林(俄)/译者:潘 经
- (11) 纵欲者萨宁 阿尔志跋绥夫(俄)/译者:苏 静
- (12) 欢愉之河 莎丝琪·荷波(英)/译者:翁燕然
- (13) 僧 侣 刘易斯(英)/译者:张立波
- (14) 你抚摸了我 D.H劳伦斯(英)/译者:王爱清
- (15) 儿子与情人 D.H劳伦斯(英)/译者:洪俊哲
- (16) 孤寂深渊 霍尔(英)/译者:屈永科
- (17) 罗克珊娜 笛福(英)/译者:陈少莎
- (18) 褴褛时代 道克特罗(美)/译者:霍小萱
- (19) 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美)/译者:周 敬
- (20) 被涂污的鸟 泽西·科辛斯基(波兰)/译者:陈得利
- (21) 霍乱时期的爱情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译者:张立波
- (22) 爱经 奥维德(古罗马)/译者:应国庆

感谢您购买《世界另类文学经典》光盘版(CD-ROM); 技术服务:(0)13910551429

第一章 西德尼

我们跌落到地毯上面，异乎寻常地贪婪饥渴。那么，一定要学会等待，欢愉快乐就是全部等待的甘美。他把身体挪到我的身体上，用力地揉擦着。

我像那迟缓而且晦涩的英国夏季，慢吞吞地走进了办公室。查利指名道姓地说什么时候为我准备辞职晚会？当我背对他正想发作时，他却告诉我麦克想见我。

麦克是总编辑。肥胖、深沉而且精力很充沛。

我替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接着走进他的办公室。

“你已经迟到了。”他愠怒的看了看我。

我只是一名雇员，只有这样才能令我不会因惹怒别人而深感不安。“我是迟到了，老板。”我拉高了语调，“因为昨天晚上我带着照相机去参加了个晚会，拍摄到一只真正的大猩猩。接着我的一位女朋友在拐弯处挡住了我，并且询问我为什么她的丈夫总是不能理解她。那只大猩猩被别人噼哩啪啦地照像，我都快要疯了，因此喝得太多而睡着了，这就是我之所以迟到的原因。”我往喉咙里面灌了一些咖啡。

“真是让人恶心，西德尼。”麦克用一种比较和蔼的语气说。他喜欢我的这种唐突。

我喜欢我的名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我的父母从不抱怨未曾有个男孩。他们只是想让我在世界上享有一席之地。

我露齿浅笑。现在已经无法于尘世间和他们联系，对他们炫耀了。

麦克有些吞吞吐吐。“我已经替你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说道。

查利的声音从身后面传过来。“住嘴，小子，”我正色说道，“不要这样。”

“你还是没听明白。”他很耐心。

“我充分具备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敏感，”我说道，“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解雇。”

“许多人渴望获得这次机会。”麦克低声说。他掌握了真正的谈话艺术，那正是为什么我们只能在报纸上撰写稿件赚钱的理由。麦克保留了否决权。他很清楚自己不会写。

“那么就让他们去做吧。”我慢吞吞地说道。

“我选定你了，西德尼，这个没有选择。”

“我好害怕呀。”我吱吱地叫道。

“卡尔正在休养。”

“在火车站？”

我坐在椅子上朝后仰了仰身子。“哎哟，是吗？为什么呢？是狂犬病？他该停止拨弄那些奇怪的狗。”

“别讲了，西德尼，”麦克尽量忍住笑，“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在骗我。”

“我没有。这个家伙摔得非常厉害。他跌断了好几根肋骨。”

“真是该死。小孩子掉下来才会报道，而一个撰稿人掉下来不会有人介意。他们认为这是难堪的。”

麦克说得一点也没错。记者所报道的事情全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和他们自己毫无瓜葛。

“我真不明白，”我小心翼翼地说，“为什么卡尔进了医院便一定要找我。”卡尔擅长于写游记与历险记。他周游了世界各

地。对于我来说,旅游和冒险全是一场灾难。
“我们已为他订了座,西德尼,而且票价很昂贵,我们没有法退掉。”

“哼!我看不见得。”我深表怀疑地讲道。

“等到他完全康复至少还需要好几个星期,现在实际的问题就是必须立刻有人去。”

“那可不要派我去,老板。别忘了我是一个专栏记者。”

麦克朝我倾过身子。“每一家报纸都在抢这条新闻,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众不同地处理这件事。”

我睁大了眼睛瞪着他。“我需要做笔记吗?”我故意屏住了气息问道。他对我讲话的口气好像今天我是头一次上工。

“卡尔便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完成这项任务,”麦克说道。他的忍耐已经所剩无几,而且同时我的感觉越来越糟。“卡尔是一位多才,很有创意,勇敢无畏的好写手。”

“是的,还有他那种很独特的消费观念。”办公室里卡尔的消费具有传奇色彩,这也正是他不受欢迎的理由。每一次他旅行回来,都会带回很多非常引人注目的报道,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排版。卡尔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不快。经理之所以能够容忍他,正像刚才麦克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作家。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怪胎,行为很猥琐,正如每个人所了解的那样。

“我们可以介绍周围的情况,”麦克说道。“但是那只会是一篇平庸的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的报道。所以我们开了一个会,一致认为应该避免如此,还要保证拿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来。”

“麦克,我爱你。”我说,“可我是靠写文章来赚钱的,正像我无法诊断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是否健康,因为我并不清楚她是

否已经过了绝经期，应该采用荷尔蒙取代疗法。”

“真的吗？”麦克转变了注意力问道。我猜他的妻子如今定是有一些麻烦。

“多看一看你主编的那些报纸。”我乖戾地埋怨道。

他恢复了正常。“西德尼，”他说，“你必须去，明白吗？没有选择。当然旅行会让你兴奋，是吗？”

此刻我的胃部一阵痉挛。“难道要去非洲吗？”我问道。“那些地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内战，到处都有挨饿的小孩子。我无法完成这份工作，麦克我真的能力不足。我要辞职。”

“不是到非洲。”

“那就是到一个所有的人民都认为女人应该戴面纱而且不能开车，或者是已经解体的苏维埃共和国去。我仍要辞职，决心不变。”

“不要那么蠢。那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且人口非常稀少。”

“南极洲，”我悲痛地呻吟道。“处处是企鹅、白雪和科学家。我确信企鹅们定会很亲热。”

“别再讲了，西德尼。”

“感谢上帝已经有一个妇女攀上了埃弗勒斯峰。而且还有进入太空的。”我随声附合道，内心被吓得七蹦八跳。

“你过于歇斯底里了。”麦克冷冷地讲道。

“所以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适合我。”我带着一丝不容易察觉的狡黠说着，并在一边暗自窃笑。

“你明天乘飞机去迈阿密。”他完全不接我的话，顾自说着。

我忍不住张开嘴。“迈阿密？人口稀少吗？我知道虽然那儿的谋杀率非常高。可没有料到会糟到这种地步呢。”

“你不需要离开机场。实际上也不可能。理由是在转机之

前仅仅有两小时。”

“是转机吗？”我的声音含混不清。

“你去贝伦。”

“伯利恒？去充当宗教使者吗？”

“是去巴西的贝伦。你可以乘早班机从贝伦到玛瑙斯。再在那里坐船。”

“船？”

“去亚马逊河的船。”麦克再度和蔼起来，倾着身子向后面对我微笑道。“去那里看一看雨林，西德尼。然后对自己的第一印象下结论，别考虑那些统计表。我们已经全部存进档案柜去了。我们要你的印象，一个普通人的看法。如果我们派个环保学家去，他们定会过分的感情用事。而且在那里，我们需要一位拥有坚定信念的人。”

对被当作普通人的这种侮辱，我完全不予理睬。“麦克。”我声音嘶哑地说，“那里处处是各种各样的昆虫。”

“我们这里也有虫子。”

“这不一样。”我断然否决。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杂种。“我是指苍蝇。在人们吃饭的时候飞来飞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轰炸机。它们处处叮咬，并且传染细菌，不过这些细菌倒会使科学家们感兴趣，因为到今天还没有找到能治愈的方法。”

“你可以穿迷彩服。”

“我不喜欢丛林。”我低声说，就像这是一个极大的秘密。

“这正是你要去的原因。你会有个崭新的视野。坦白地说，我们是更希望卡尔去的，但是也不介意在你身上重开头做起，而且接受一个全新的观点。”

“那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伐木。”我无望地说，“我要在丛林中砍下软枝，并在路旁堆成有门和窗户的屋子，然后在房顶上面竖

起一块闪耀着‘比萨饼屋’的霓虹招牌。”

“非常好。”麦克笑咪咪地说。

“我也喜欢黄金，”我说道，“听说那里的金矿工实在恶劣。”

“你喜欢怎么写便怎么写吧，”麦克虚怀若谷地讲，“我们会刊载的。”

“别，”我痛苦地连忙说道，“别，别，别。”

“他们正在办公室拿你打赌，打赌你离开报社还是照吩咐做。”

“如果我离开，谁会负责这本书？”我目光紧紧盯住麦克。

“克莱尔。很有意思的是她已经毛遂自荐，一旦你辞职，她就接替你的位置。”

克拉拉这只母牛，我就这样骂她，竟然想抢我的饭碗。

“西德尼，”很明显他清楚我认输了，“一鼓作气。快捷、敏锐地把它写出来。我们会为你感到骄傲。也许会是一篇篇幅大，内容丰富的文章。就如同你的红利一样。”

“那新闻图片怎么办？”我急切地问道。“我还没有摄影器材。”

“都已经准备好了。卡尔已经安排好一切。有一个家伙已经到达巴西，会陪你一起上路，顺便说一句，这是次私人名义的考查。明显那人并不是报社编辑，但是卡尔说他是个人。我想他是在归来的路途中结识他的。且我猜想他便是那个认识有钱女人的人，正是那个女人支付了这一次旅行的全部开支。你正好趁机写本书。”麦克不经意地补充，“我们不会介意。我们可以连载它。”

“你是一个爱撒谎的人。”我实在怒火中烧。

“你敢冒这个险吗？”他愉快地微笑道，“去整理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西德尼，珍妮会给你全部的材料。用空闲的时间去买一

些衣服，同时打几针预防针。记住务必要将抗痢疾药丸的时间填得早一些。”

我留了一些时间去探望卡尔。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还不至于如此冷酷无情，我不能感到对不起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从一部恐怖电影里逃跑出来的人。他被捆绑着，身体各处全缚着绷带。

“他们派遣我到你去过的那个地方去，”我幽幽地说，同时还想知道透过绷带，他能否听清我的话，“你想我去吗？”

他下颚已经被金属线固定住了。我凝视着希望能看清他的脸孔。“眨一下眼表示同意，两下则是反对。”我提议。

他眨了两下眼睛。

我留下一个小时向我的邻居蒂龙告别，他住在我的楼下昏暗的地下室里。是一个朋友，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当他瞥见行李的时候，挑起了一条眉毛，“嗨，西德尼，我虽然并不介意像位好邻居那样为你效劳。可是现在实在遗憾，你不要搬走。千万不要搬。那屋子倘若空出来，定会被租出去，当然这是应该的，亲爱的，你能够理解那一切。”

“我没有一点办法，”我故意装作悲伤地吸了吸鼻子，“我想这房子今后也没什么用了，我要搭早班机离开汉斯罗，再进入亚马逊河进行探测研究，望能够忘记你。不过看在过去的份上，让我们先来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要知道突然同你脱离关系简直令我措手不及。”他将我的行李拖进门里，把门在我的身后踢上。

我的裙子既短又紧。他的手慢慢向上面蠕动着，从上到下解开了我那件宽松的旅行短衫前面的四颗钮扣……

过了一会儿，我慢慢晃到浴室里去洗澡。他也跟着进来，在我抹粉红色的口红的时候，钻到莲蓬头的下面。

“你要去哪里？”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去亚马逊河。”

“噢，是这样，”他低声轻笑，并不相信我，我只能说，全把它当做是预定的为期两周的马约卡岛休假的旅行，目的是欣赏更多的种子一般的家伙，还有少许令人陶醉的特制啤酒。在我拎起行李向房门走的时候，给他送了个飞吻。

“答应我，不要看我的报纸。”

我讨厌飞行，现在却只能座飞机。我想随心所欲地到处走走，吃些可口的食物，消遣之后再冲个澡，而不是困在狭小的机舱内。接着便到达了贝伦。

贝伦是一座非常现代、有名气、相当巴西化的城市。这要比待在飞机里要强上一千倍，我在商店里买了很多物品。下定决心要超过卡尔的津贴。

然后，我飞往巴西内地的玛瑙斯。我倒挺喜欢这架飞机，因为它并没有伪装成安逸舒适的样子。在贝伦，亚马逊河是如此之宽阔，那丝毫没有希望的。我指的是，假如补充些盐，这样才能够获得比大海还深厚的情感。在玛瑙斯，我又看到河的另一种面貌。

在玛瑙斯我必须等着见我的那位朋友，根据卡尔说的，前来的将是一位叫马森的摄影师。报社已经做了一个交易，将要购买他的摄影照片，那位视这次行程为度假的女老板显然很高兴有位职业作家和一名摄影师一道前往。在我投宿时他不在我所住的酒店里，所以我决定享受一下这里的夜生活，看一看这儿的热带化商业有什么特点。这儿的男人很敏捷、大胆。他们使用了女士喜欢的手段，就好像是一次不期而遇似的。这是种我能够应付的方式。但是现在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所以我友好

地打发他们回去，耐心地等那个男人。

这是个不寻常的地方，大约一百万人口，有着许多摩登的高层建筑，全部掩蔽在丛林地带间。每年这条河的水位落差能有四十英尺，因此那些船坞全是浮动的。我来到玛瑙斯歌剧院。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琳达在一九一〇年曾经在这里演唱过，俄国的芭蕾舞团在全盛时期也在此演出过。眼下这里上演着一些低劣的文艺节目。但是还是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并不愿意撰写关于它的事情。我不是游记作家，没必要写渡假文章。我更加不乐意陷入写导游指南的困境。我回到了酒店，因为闷热、潮湿而浑身搔痒。房内也没有冷气。我换上了一件白色泳衣，外披条丝质便袍，便来到游泳池边。

忽然间天变得昏暗起来。我离赤道那么近。游泳池几乎空无一人。池底亮着灯，四周好像很暗，由于池边安装在铺着瓷砖地面上的照明灯都关闭了，因此你只能从上面看清它。自下面透过蔚蓝色的炽热池水朝上望去，就能看到夜晚的星空。

我钻出水面，自娱自乐，把滴水的秀发后捋，接着爬出水面。

一个男人正在注视着我。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泳池边的一张桌旁，抽着烟，仔细地观察着我。

我找着浴巾和便袍，它们却不在我刚才放的地方。最后，我把目光停在了那个男人身上。

我的浴巾躺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便袍也被搭放在椅背。我不喜欢被人戏弄。

我越过他身旁，拿起毛巾擦了擦面孔。夜晚馥郁的空气就像温热的橄榄油扑上了我凉爽的皮肤。

“你要烟吗？”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了烟盒。

“我已经在冒烟了。”我回答，同时擦着头发。

他挑了挑眉毛。光线虽不太亮，但是仍然能看清他大约三

十多岁，粗犷的轮廓，穿了一套带褶皱的夏装。并没有系领带，敞领的白色衬衣搭配上灰白的外套让他看上去相当黑。

“在我被要时，”我大声嚷道，“会很生气。”我露齿笑着。

“西德尼。”他说道。

“嗨，这也是我的名字。太巧了。”

“为了认清你，我特意询问了服务生。在我看来，西德尼应该是一个男人名字。”

“我动了手术，和约翰·韦恩一样。他企图当玛丽恩。”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正在和一位美国人谈话，也许是加拿大人。我辨口音不很灵敏。

他的目光落在我仅穿着件比基尼的身体上。“挺高明的医生。”他一边说一边居心叵测地吹了声口哨。

我套上便袍。“先生，假如你想得到女人的衣物，可以去买嘛，下次再看到你拿我的衣服，我可是要报警了。”我低声说道。

“卡尔怎么没来？”他忽然地问道。

我的心一沉，他竟然是我的同伴。

“他出了意外。因此报社就派我来了。”我小声补充道，“我也是一名记者。”

“那么同卡尔的交易怎么做，他可是个重要的人。”

“你正在和我的报社做交易。伙计，卡尔可并不是发薪水的人。”

他显快快不乐。“我不想带你一同去亚马逊河。”

“用不着你领我去任何地方。我自己能去。”

“怎么卡尔没有亲自告诉我？”

“他的下颌被金属线固定住了，全身正在处于固定状态。”

“他被人毒打了？”

“喔唷，”我温和地说道，“你定然来自于社会秩序很混乱的

地方。我居住的那条街上，犯罪仅仅是在人们的脑子里酝酿。即便发生了，也不是暴力。他从一个高台上不小心跌下来。我意思是他本来是想跳下来，不幸的是橡皮绳断了，就这样一回事。”

他用拳头重击桌子。“我不相信。”他低声吼道。

“我在说谎，但早晚会有我们认识的人告诉你事实的真相。”我尖声说道。他是讨厌所有的女人还是由于我这易怒的性格？说句实话，我本人倒挺喜欢自己的这种性格。

他乖戾地瞪着我。“你不该来。该是卡尔。即便卡尔不来，至少也应该来一个会写作的男人。”

“自负的家伙。”我抖擞了一下精神。“你正在弄得我心烦意乱。”我眨了眨眼皮。

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嗨，这人实在是糟透了，这样想着，人也逐渐变得轻松起来。

夜色如爱人一般的怡人。隐隐听见里面传来一些强劲的音乐声音。我感到有一些饿，今天早些时我曾经拜读过这里的菜单，看起来挺可怕。身上沾着的水在比基尼的胯裆处集聚起来，慢慢地滴落到地面。

我有一点意乱情迷。

“你看起来不像一个愿意吃苦的人。”他说。

“告诉你，”我重又徐缓地说，“扔掉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一门心思地拍摄，就这些知道吗？其余就没你的事了。”说完扭头就走。

我认真打扮了一番，在用餐之前来到酒吧喝了一杯。在这儿，我承认结识了位真正温文儒雅的人。一位商人，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看上去他的穿着极为考究。我感觉到应该是自己了解这国家的时候了。在一起享用了食物和酒水之后，我就把他